

隨筆卷

邵洵美作品系列

邵洵美

著

不能說謊的職業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邵洵美作品系列
隨筆卷

邵
洵
美

著

不能说谎的职业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能说谎的职业:随笔卷/邵洵美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1

(邵洵美作品系列)

ISBN 978-7-80678-782-3

I. 不… II. 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561 号

邵洵美作品系列·随笔卷

不能说谎的职业

邵洵美 著

邵绂红 选编

责任编辑: 阙 政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邮编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5,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782-3/I·126

定价: 1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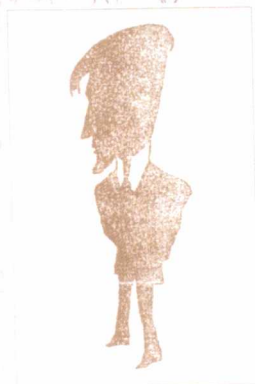
▲ 邵洵美，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



◀ 盛佩玉，上世纪30年代初摄于家中



▼ 邵洵美自制漫画，创作于1928年夫妇新婚之际，未刊出。



▲ 美术家万赖鸣所作邵洵美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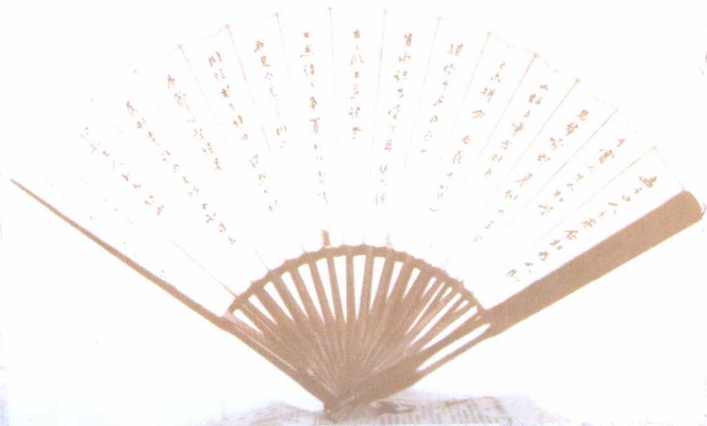


▲ 邵洵美亲自设计的个人肖像画藏书票，“洵美的书”

▲ 邵洵美致林达祖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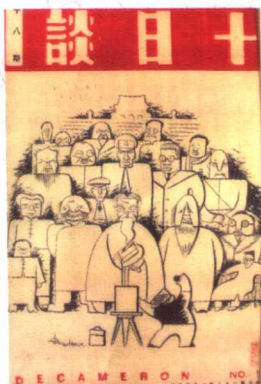
▼ 邵洵美所题扇面，具体内容为：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其实人生而好学，见新奇即摹仿，甚至见人贩古董发财，自己亦拼命在旧书篋中摸索，其惑乃在也肯承认为学生耳。近人复古之风大盛，语堂，大杰诸子争买明代禁书，我见而羡慕因亦周旋。于灰墟中得我始祖康节公击壤集旧刊本，诗内玄妙不知所云，从知古人非我伍也。二十四年盛夏书应永禄我弟握囑 洵美挥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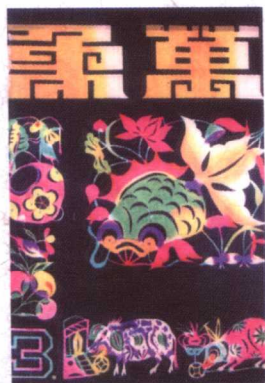




▲ 邵洵美创办于1927年的《狮吼》月刊



▲ 邵洵美创办于1933年的《十日谈》旬刊



▲ 邵洵美创办于1934年的《万象》画报



▲ 邵洵美创办于1935年的《声色画报》

▼ 1932年由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



▼ 邵洵美在《论语》半月刊上的题字：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邵洵美作品系列编辑说明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一生著作颇丰，包括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等多种体例及题材。本次上海书店出版社经其家人授权，整理出版邵洵美的生平创作，第一辑共五卷，分别是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散文卷《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和回忆录《儒林新史》。其中散文卷、艺文闲话、小说卷和回忆录的篇目由邵洵美之女邵绡红提供并编辑，诗歌卷的篇目由邵洵美之女邵阳提供并编辑。

为保存邵洵美作品的原始风格，在编辑过程中尽量保留现代文学的用词习惯，如结构助词“底”、语气词“吓”，以及“洋台”“骨董”“哄动”“化装”“年青”等词，并不改为“的”“啊”“阳台”“古董”“轰动”“化妆”或“年轻”；另外，

一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也保留当时原样，如“吉百林”“普罗斯脱”“福娄拜”“亨利·杰姆士”“萨克莱”“海敏威”“麦克·吐温”“劳伦司”“衣利莎白”“服尔代”“蒲卡威乌”“费芝吉勒”“爱里奥脱”“柯勒立治”“罕姆来脱”“里尔王”“弗罗乙德”“卓别麟”“孟奈”“门兑尔左恩”“史太林”“苏彝士”等，并不依照当代习惯改为“吉卜林”“普鲁斯特”“福楼拜”“亨利·詹姆斯”“萨克雷”“海明威”“马克·吐温”“劳伦斯”“伊丽莎白”“伏尔泰”“蒲伽丘”“菲茨杰拉德”“艾略特”“柯勒律治”“哈姆雷特”“李尔王”“弗洛伊德”“卓别林”“莫奈”“门德尔松”“斯大林”或“苏伊士”。

但对于一些现在看来已属明显错别字的用法，如“希奇”“钉住”“带帽”“混身”“玩皮”“澈底”“印像”“眩耀”“化钱”“狠”等，则相应规范为“稀奇”“盯住”“戴帽”“浑身”“顽皮”“彻底”“印象”“炫耀”“花钱”和“很”，以期在保留原著风格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今日读者的阅读障碍。

特此说明。

编者

序

张 伟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邵洵美曾是一位颇具影响的风云人物，然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他逸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了一个“失忆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诗人、出版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邵洵美始渐渐“浮出水面”，受到各方的关注，有关他的论文和专著也出版了不少——虽然由于“失忆”多年，这些作品都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在一些具体史实和文献征引方面，有着较多的不如人意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这套“邵洵美作品系列”可谓出得及时，很有必要，让我们向邵洵美这位时代风云人物更走近了一步。

邵洵美以诗而为人所知，他的诗作，除了1937年抗战后所写之外，主要作品在生前基本都收进了集子，没有大的遗漏。但是他的散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虽然邵洵美不以散文而出名，但

他写的散文却实在比诗作要多得多。这次上海书店出版“邵洵美作品系列”，全套五本，除了一本诗歌，一本小说，其余三卷：随笔、回忆录和艺文闲话，都属于散文的范畴；而且，这还是经过编者精选过的，未收进集子的文章其实还有不少。仅此，我们就可知邵洵美一生（准确地说应该是半生，1949年以后邵洵美几乎没有任何创作问世）散文创作的产量之丰。上海书店这次将邵洵美的散文分作随笔、回忆录和艺文闲话三个部分，还是比较恰当的，也符合邵洵美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很显然，回忆文章和文艺评论的概念比较明确，编者将这两类之外的文章都归到了随笔卷，这就大大加重了“随笔”的份量，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仅仅只是邵洵美“随笔”创作的很少一部分，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之所以如此，我想既有篇幅的限制，也有搜寻的艰难——毕竟时隔已半个多世纪，邵洵美撰稿署用的笔名又多，想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

邵洵美的这本随笔卷，共收作品66篇，始于1927年，迄于1948年，时间跨度达21年，卷内文字皆从未结集出版，此次可谓第一次“出土”。如果大概作一下归类，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主要作于1928年左右和1932年左右这两个时间段，也就是人们常提起的“狮吼——金屋”时期和“时代——论语”时期。对邵洵美来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活跃、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时期。

1926年夏天，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

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等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于是，这年8月出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屠苏》上立刻引人瞩目地刊出了邵洵美的4篇著译，这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作品。从这时起，即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中心的前期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以邵洵美为中心的后期阶段。当时，无论从社会影响和文学成就来说，邵洵美都还无法和滕固他们相比，但他富有年青，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来支持社务，再加上滕固此时又有志于从政，因此，邵洵美实际上已成为后期狮吼社的主要人物。

邵洵美和狮吼社一拍即合绝非偶然。他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莎菲），以后又对唯美主义诗人史文朋、罗塞蒂、魏尔伦、波特莱尔等顶礼膜拜，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而狮吼社其他成员的著作也有着浓郁的唯美色彩，他们寄社会叛逆精神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作品经常是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恐怖并存，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邵洵美主持社务以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先后推出了“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1927年5月—1928年3月）、《狮吼》复活号半月刊（1928年7月—1928年12月），出版了滕固的理论专著《唯美派的文学》、自己的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有诗歌《神光》、小说《搬家》等受到文坛好评的作品，还撰文介绍了

罗赛谛、乔治·摩尔（乔治·摩亚）等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纷呈，书评、译文、绘画杂览，其汪洋恣肆、自由洒脱的作文风格，显示了邵洵美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创作之路。

就在邵洵美创办《狮吼》月刊的同时，金屋书店也宣告诞生。早在1927年10月，就有刊物报道邵洵美将开设一家书店（见浮云《记洵美的书》，载1927年10月8日《上海画报》第284期），但金屋书店的真正开张却要等到1928年初。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邵家住宅对面，虽只有一开间门面，但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至于“金屋”这名字的来历，章克标晚年曾回忆：

“‘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英国十九世纪末有一种刊物被叫做Yellow Book（黄面书），是唯美派文学的滥觞，邵洵美十分爱重，就模拟仿效，也出了这种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叫做《金屋月刊》。”（章克标《邵洵美与金屋书店、时代书店》，载1987年7月《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

邵洵美开办书店自然因为这是其喜欢的事业，但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即书店是结交朋友的极好场所。文人之间，志趣相投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圈子中也必有一二充满智慧和风趣的中心人物，而邵洵美正是朋友圈子中这样一位人缘极好的核

心人物。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说：金屋书店开在邵洵美老家的对面，“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邵洵美一生倾力倾心从事文化事业，也热心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交情的深浅、熟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为人豪爽，慷慨潇洒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并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了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也是由邵洵美支助路费后才成行的。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不管是茶室小酌，还是酒店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帐的就一定是他（参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新雅”》，载1991年2月16日《新民晚报》）。可能有人把这归结于富家子弟的有钱，但其实恐怕更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有关。

金屋书店出版了几十种书，范围大致包括这么几类：1. 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自己的《一朵朵玫瑰》等。2. 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傅彦长的《十六年之杂碎》、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3. 朋友相托之书，如沈端先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死线上》、陈白尘的《旋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

为小说、理论、诗歌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有研究者认为：“从金屋书店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

（倪墨炎《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载《文人文事辨》，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另一位研究者更干脆指出：“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姜德明《〈琵琶词侣诗画集〉》，载《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1929年，邵洵美在其编译出版的《琵琶词侣诗画集》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可视为他开办“金屋”，赔钱出版众多书刊的心声。

关于邵洵美在“金屋”时期的活动，邵绉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说：“那时期洵美忙得快活。读书、写诗、做文章、编辑《金屋》，也读别人的好文章，还要会朋友。他朋友的名单愈聚愈长了，交游的范围也愈扩愈大。”应该说，这一段时间，邵洵美的生意虽然赔本，金屋书店也最终收盘（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而自然结束），但过的日子却是他最惬意快活的。一应事情都是他喜欢做的，众多朋友也均为会心之人，而整天忙

得脚不着地，正是他向往的文人处世，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至于金钱上的亏本，他并不在乎，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况且蚀掉的银子还远远没有动摇其根本。

“金屋”之后，邵洵美接办“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出于偶然，但从其维系一生的性格秉性来说，却又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当1930年张光宇他们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的时候，邵洵美的心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出版宏图。他毅然关闭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开始一点一点描绘心中的那张图纸。经过一番筹划，1932年初，邵洵美将出卖房产所得的五万元美金巨款，向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的照相、制版、印刷设备。为了运输安装的方便，他在虹口杨树浦地区靠近公兴码头的平凉路上租了一排房子，成立了时代印刷厂。为了更好地做事，邵洵美甚至把自己的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距印刷厂仅隔一条马路。德国机器运到上海后，经过一番试印，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幕，那是1932年9月1日，这也是我国印刷界正式使用的第一部影写版印刷设备，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邵洵美出巨资购买这套设备也显示了其一贯的做事准则：要做就尽量做最好的！当时沪上画报盛行，印刷图片都用铜板，纸张要求高，成本也高。而如果用影写版机器来印，不但画面网点小，效果好，而且可以用道林纸印，降低成本。这样一笔帐人人会算，问题在于购买机器的一次性投入太大，而且机器的印刷能力强，如果揽不到足够的印刷业务，

其人工和维护的成本也难以承担。但做事考虑滴水不漏绝非邵洵美的行事风格，他买进这套德国设备后非常自豪，在广告上宣称：“上海时代印刷厂是中国唯一以影写版印刷为主要营业，技术较任何印刷厂为专门，交货较任何印刷厂为迅速。”（载1935年8月1日《电通》第6期）《时代》画报的印刷质量确实更上了一层楼，但精明商人所后怕的印刷业务不足的问题还是难以避免。有一段时间，机器停顿的时间远比开动轰鸣的时间要长，加上邵洵美讲人情，心肠软，制版印刷的款项时常收不回来。如此这般，营业情况当然不会见好，但邵洵美没有太在乎这一些，他还是那样乐观，那样整天忙碌。自从接受《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他的雄心愈来愈大，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第一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尤以其名下的多种刊物引人瞩目，“洵美办刊物是兴之所至，突然来个念头，或是朋友里有人出个点子，他就会办份新的杂志。新开炉灶对他来说并不烦难，反正身边有的是有才华、有特长、有兴致的作家、画家、摄影家和记者们”（邵绶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6月）。当时“时代”系号称有九大刊物，按创刊时间依次为：

1. 《时代》画报（1929—1937）。2. 《论语》（1932—1937，1946—1949）。3. 《十日谈》（1933—1934）。4. 《时代漫画》（1934—1937）。5. 《人言周刊》（1934—1936）。6. 《万象》画报（1934—1935）。7. 《时代电影》（1934—1937）。8. 《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9. 《文学时代》（1935—